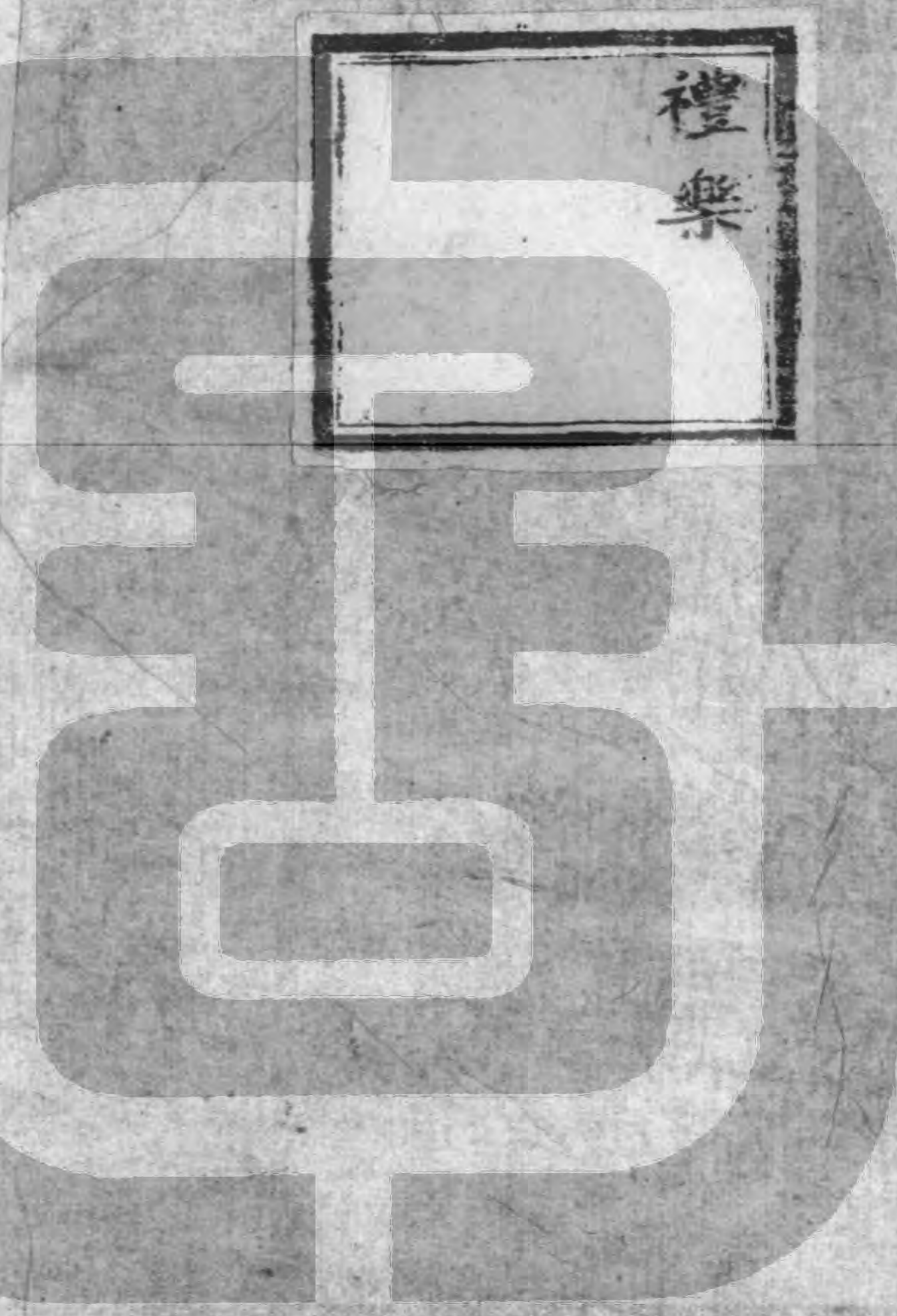


6244
:52

禮樂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十八
之一百十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百十八

禮樂

統言禮樂及統言禮

魯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萬舞也。公問羽數於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漢成帝時。魏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

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興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禮古以風

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

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

而有司請定法。刑則刑。筆則筆。刑者謂有所增蓋以筆就而書也。筆

殺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

豆莞絃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

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詩。達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政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稟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為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東漢明帝即位。博士曹充上言曰。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而禮樂崩闕。未可為後嗣法。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大漢自制禮以示百世。帝問制禮樂云何。充對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太子。樂詩曲操。以俟君子。拜充侍中。

章帝時。曹褒徵拜博士。會帝欲制定禮樂。褒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禎祥。為萬姓獲福於室。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宜定文制。著成漢禮。至願祖宗威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集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羣僚拘繫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其畧曰。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

和帝永元九年。司空張奮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制內。丘已矣夫。又曰。禮樂不興。則

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厝其手足。臣以為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衆儒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台輔。而大典未定。私竊為憂。不遑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先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詔曹褒。今陛下但奉而承之。猶同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為制。誠無所疑。久執謙謙。命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為後世法。

晉愍帝建興初。五日作樂。熊遠諫曰。謹按尚書。堯崩。四海過窳。八音禮云。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梓宮未反。豺狼當塗。人神同忿。公明德茂親。社稷是賴。今社稷蟻聚。湘川比歲。征行。百姓疲弊。故使

義衆奉迎。未舉履端。元日正始之初。貢士鱗萃。北雲集。有識之士。於是觀禮。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昔齊桓貫澤之會。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國。人心西歸。惟道與義。將紹皇綱於既往。恢霸業於來今。表道德之軌。闡忠孝之儀。明仁義之統。弘禮樂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懷嘉則。今榮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懼遠雲韶。雅頌之美。非納軌物。有塵大教。謂宜設鉅。以賜羣下而已。成帝咸康七年。尚書蔡謨奏。八年正會。議注。惟作鼓吹。鍾鼓其餘。伎樂盡不作。侍中張澄。給事黃門侍郎陳達。駁以為。王者觀時設教。至於古。凶殊斷。不易之道也。今四方觀禮。陵有饋帛之位。庭奏宮懸之樂。二禮兼用。哀樂不分。體國經制。莫大於此。詔曰。今既以天下體大。禮從權宜。三正之享。宜盡用吉禮也。至娛耳目之樂。所不忍聞。故關之耳。事之大者。不過上壽酒。稱萬歲。已許其大。不足復關。鍾鼓鼓吹。

也。澄達又啓。今大禮雖降事吉於朝。然頒帛顯於園陵。則未減有哀。禮服定於典文。義無盡吉。是以咸寧之會。有徹樂之典。實先朝稽古。憲章垂式。萬世者也。詔曰。若元日大享。萬國朝宗。庭廢鍾鼓之奏。遂開起居之節。朝無磬制之音。賓無蹈履之度。其於事義。不亦闕乎。惟可量輕重以制事。中散騎侍郎顧臻表曰。臣聞聖王制樂。讚揚政道。養以仁義。防其淫佚。上享宗廟。下訓黎元。躰五行之正音。協八風以陶物。宮聲正方而好義。角聲堅齊而率禮。弦歌鍾鼓金石之作。備矣。故通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風易俗。致和樂之極。末世之伎。設禮外之觀。送行連倒頭。足入宮之屬。皮膚外刺。肝心內摧。敦彼行葦。猶謂勿踐。矧伊生靈。而不測愴。加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耳聆雅頌之聲。目覩威儀之序。足以踴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至順。傷彝倫之大方。今夷狄對岸。外禦為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難。遺秦之戲。日廩五斗。方掃

神州。經畧中甸。若此之一事。不可示遠。宜下太常。纂備雅樂。蕭韶九成。惟新於盛運。功德頌聲。永著于來葉。此乃所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後者也。諸伎而傷人者。皆宜除之。流簡儉之德。邁康哉之詠。清風既行。下應如草。此之謂也。愚管之誠。惟垂採察。

後魏文成帝和平六年。特進征南將軍刁雍上表曰。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以禮樂為先。禮記云。禮所以制外。樂所以脩內。和氣中釋。恭敬溫文。是以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易俗移風。莫善於樂。且於一民一俗。尚須崇而用之。况統御八方。陶鈞六合者哉。故帝堯修五禮。以明典章。作咸池以諧萬類。顯皇軌於云岱。揚鴻化於介丘。命亦石草心。鳥獸率舞。包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夫感天動神。莫近於禮樂。故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阜生。節故報天祭地。禮行於郊。則上下和肅。肅者禮之情。和者樂之致。樂至則無怨。禮至

則不違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歟。惟聖人知禮樂之不可以已。故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所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故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虞夏殷周。易代而起。及周之末。主政陵遲。仲尼傷禮樂之崩。亡。痛文武之將墜。自衛返魯。各得其中。逮乎秦皇翦棄道術。灰滅典籍。坑燼儒士。盲天下之目。絕象魏之章。蕭韶來儀。不可復矣。賴大漢之興。改正朔。易服色。協音樂。制禮儀。正聲。古禮粗欲周備。至於孝章。每以三代損益。優劣殊軌。歎其薄德。無以易民視聽。博士曹褒觀斯詔也。知上有制作之意。乃上疏求定諸儀。以為漢禮。終於休廢。寢而不行。及魏晉之日。脩而不備。伏惟陛下無為以恭已。使賢以御世。方鳴和鸞。以陟岱宗。陪羣后以昇中岳。而三禮闕於唐辰。象舞替於周日。夫君舉必書。古之典也。柴望之禮。帝王之盛事。臣今以為有其時而無其禮。有其德而無其樂。史闕封石之文。工絕清廟之享。良

由禮樂不興。王政有缺。致也。臣聞樂由禮所以象德。禮由樂所以防淫。五帝殊時。不相沿。三王異世。不相襲。事與時並。名以功偕。故也。臣識昧儒。管窺不遠。謂宜修禮正樂。以光大聖之治。詔令公卿集議。唐太宗時。以慶善樂為文舞。破陣樂為武舞。詔魏徵及虞世南諸亮。李百藥等為之詞。太宗謂侍臣曰。昔周公相成王。製禮作樂。久之乃成。逮朕即位數年之間。成此二樂。五禮又復刊定。未知堪為後代法否。朕觀前王有功於人者。作事施令。有即為法。所貴不忘其德者也。朕既平定天下。安堵海內。若德惠不倦。有始善終。自我作古。何慮不法。若遂無德於物。後代何所遵承。以此而言。後法不法。猶在朕耳。徵對曰。陛下撥亂反正。功高百王。自開闢已來。未有如陛下者也。更創新樂。兼修大禮。自我作古。萬代取法。豈止子孫而已。高宗上元元年。大酺。上御翔鸞閣觀之。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

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迥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遂止之。

開耀元年。以立太子。宴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引九部伎及散樂。自宣政門入。太常博士袁利貞上疏曰。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伎自東西門入。而停散樂。上乃更命置宴於麟德殿。賜利貞帛百匹。

玄宗開元中。裴耀卿請行禮樂化導三事。表曰。三者禮樂化導也。州牧縣宰所守者。宜揚禮樂典書經籍所教者。返古還朴。上奉君親。下安鄉族。若皆和氣浹洽。自然化理清平。由此言之。不在刑法。聖朝制禮作樂。雖行之自久。而外州遠郡。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不知禮樂之實。竊見鄉飲酒禮。頌於天下。比來唯有貢舉之日。畧用其儀。閭

里之間。未通其事。臣在州日。率當州所管縣。與百姓勸導行禮。奏樂歌至白華華黍。由庚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羣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則知人心有感。不可盡誣。但臣州久絕雅聲。不識古樂。伏計太常其有樂器。大樂久備和聲。伏望令天下三五大州。簡有性識於太常。調習雅聲。仍請笙等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比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准令式行禮。稍加勸獎。以示風俗。又以州縣之學。本以勸人。祿在其中。聞於學也。今計天下州縣所置學生。不減五六萬人。及諸色并國子。每年薦舉擢第。過百人以上。雖有司明試務。在擇才而學。校衰微。居然可驗。州縣補學生之日。皆不願為遠郡。送鄉貢之時。多有不願來集。恐成頽弊。不可因循。伏望詳擇其宜。微加勸革。

德宗時。杜佑上三朝行禮樂制議曰。晉司律中郎將陳頌云。昔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十聲辭。

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夔鹿鳴。今不改易也。魏代正朝大會。太尉奉君后行禮。東廂雅常作者也。後有三篇。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律與古鹿鳴同。第二曰魏魏篇。詠文帝。用左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亦用左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復用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按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工歌鹿鳴之二三。拜鹿鳴。亦以嘉賓君也。敢不拜嘉。毛詩云。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其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也。詩傳並無行禮。及叔孫通所制漢儀。復無別行禮事。荀氏云。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又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荀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祭之義。食舉歌詩十二篇。化肇群后。奉璧趨步。拜起。莫非行禮。豈容別設一樂。謂之行禮耶。荀譏鹿鳴之失。似悟昔謬。還制四篇。復嚴前軌。

宋太宗時。鄉貢進士田錫。請復鄉飲禮。書曰。臣聞聖人建大業。得大位。制禮以經邦國。作樂以和神人。五禮行於朝廷。遠方之民有終身不得觀之者。六樂奏於宗廟。遠方之俗有終身不得聞之者。於是制鄉飲之禮。行鄉校之間。俾人徧知。冀人易識。蓋其禮甚辨。其儀甚詳。有獻祭之儀。有俎豆之數。命鄉人之賢者為主。延鄉人之老者為賓。揖讓拜起。皆有儀。升降進退。必有位。以金石之樂。和其節。以雅頌之詩。導其情。自秦承周衰。漢迄秦亂。不能行之。至後漢世。祖行之。世祖之後。復廢。至西晉復之。西晉之後。又廢。至皇唐用之。明著禮文。嚴頒郡國。咸俾長吏。以化黎元。至開元中。宣州刺史裴耀卿。以為鄉飲之儀。惟於貢士之日。畧得舉用。其餘寢停。豈聖王化俗之心。豈良吏知禮之大。於是拜章奏以上言。自恭儉而行禮。月而習之。歲而行之。予

是宣州耆老。宣庭僚吏。每聞歌白華之什。華黍之詩。南陔之篇。由庚之頌。言孝子養親之道。述萬物遂性之旨。觀者皆踴躍聽者有感。蓋禮樂之感於外。而精神之發於中也。在唐之世。為唐之牧守。唐之世祚垂三百載。唐之牧守凡幾千人。唯耀卿能於一郡之間。獨奉先王之禮樂。猶化其俗。尚移其風。以是知先王之禮不徒行。先王之樂不徒用。但後人行之不得其道。用之不知其微。國家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禋天地。祭宗廟。祠山川。正齒宵。追封罔。冠昏之禮。軍旅賓客之客。陛下皆舉百王之禮而行之。以六代之樂而明之。所謂禮樂刑伐。自天子出。矧國家括地三百州。拓土一萬里。年穀屢豐。民風太和。朝廷之禮既崇。而遠方之民有未親見之者。朝廷之樂既備。而遠方之俗有未親聞之者。願陛下申明舊典。舉行新政。頒鄉飲之禮。修鄉飲之儀。使其觀祭服之嚴。則知不忘報本矣。觀頒樂之祀。

則知所貴者誠矣。見賢者為主。則知懋德者可尊矣。視老者為賓。則知高年者可恭矣。闕揖讓拜起之式。則知謙恭擗節之可學矣。見升降進退之容。則知折旋俯仰之可習矣。聞白華南陔之詩。則知孝於父母矣。聽雅音正聲之奏。則悅於和樂矣。月而習之。歲而行之。總於禮而自熟。漬於道而弥深。訐復化為桑和。狼戾迂為貞順。革惡歸善。流邪復正。其何然哉。蓋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不覺自生於知恥之性。既無過。又知恥。國家雖設刑。而無淫惡可刑矣。朝廷雖設禁。而無過差可禁矣。若是。則為父者以慈而為教也。為子者以孝而自守也。為兄者以友愛而自得也。為弟者以恭謹而自悅也。為夫者以和而有其室家也。為婦者以柔而事於舅姑也。一家率之。一鄉慕之。一邑化之。一郡榮之。一國興之。天下同之。得非王者厲精於禮樂而致之。諸侯折節於禮樂而奉之。若以為古之禮也。不可復行。則世祖承蓋恭。

之後而能行之。晉氏承元魏之亂而能復之。太宗革隋季之淫而能用之。若以為俗之尊也難驟化之。則裴耀卿何以化之。宣州之民何以順之。是知三代絕迹。千古曠禮。猶可繕完。補葺。損益裁酌。沿其俗。遠其時。而明之。况貞觀之風。開元之化。左顧不遠。右盼可及。舜章不泯。今式斯在。昔舜庭奏樂。而鳥獸率舞。燕谷吹律。而草木遜萌。文王行禮。而虞芮懷慙。苑宣護功。而樂麋知變。夫金石至和。非有樂於鳥獸。而鳥獸自舞。草木無情。非必應於律呂。而律呂能通。西伯之仁。不以化虞芮。而爭訟自息。晉卿之讓。不以矯樂麋。而汰虐自亡。蓋禮樂之進物也。速而謙讓之服人也。深况欲以賓主之禮。以明之。以敬祭之儀。而示之。以金石之樂。以和之。以升降之度。而化之。以揖讓之容。以導之。以尊賢之序。以命之。以養老之道。以喻之。人之心。物之性。得不優而柔之。而自趨之。感而慕之。而自化之。鄉飲之禮。化民。稟俗。夫

如是之速也。願陛下詢公卿而復之。望陛下勅牧守而行之。行之暮年。則民知恥。行之再歲。則民知教。行之三載。則民知禮。行之而不輟。用之而能久。則比屋可封之俗。不獨堯帝之時也。聖代當復見矣。聞樂而感之者。不獨宣州有之也。天下當盡然也。天下幸甚。海內幸甚。惟陛下裁之。臣不勝悽悽思理之誠。謹昧死奉書以聞。

真宗景德元年。北征凱旋京師。是日以懿德皇后忌。詔徹園。薄鼓吹。禮官議曰。班師振旅。國之大事。后之忌日。家之私事。今大駕凱旋。軍容宜肅。昔武王伐紂。在諒闇中。猶前歌後舞。夫諒闇是重。遠志是輕。以此而論。舉樂無爽。况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其還京日。法駕鼓吹。音樂並請振作。

寧宗時。朱熹乞修三禮劄子曰。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且頌序者。

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循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臆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關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與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在疏。諸儒之說。畧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際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一藝之闕。

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賞。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天下幸甚。

右統言禮樂

魯桓公二年夏。取郟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若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盛不馨。昭其儉也。衮冕黼黻。帶裳幅舄。衡紘紘紼。昭其度也。藻率鞞鞞。鞞鞞屬游纓。昭其數也。大龍黼黻。

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離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實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郟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夏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固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莊公二十四年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勇、誓、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齊景公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為陳氏，厚施為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文武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瘠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克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宣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其為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楚靈王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

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鄭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成。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宋太子佐後至。叔舉請辭焉。曰。屬有宗桃之事於武城。敢謝後見。徐子具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中。楚子示諸侯侈。叔舉曰。夫六王二公之爭。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

楚武靈王平晝間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詳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忌先德。君之道也。錯實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有明古先世之功。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狄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小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宣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事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舜舞有苗。禹禘人裸。凶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安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宣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成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攻。未可知也。雖敵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緡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宣人作教胡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

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狄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小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宣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事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舜舞有苗。禹禘人裸。凶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安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宣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成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攻。未可知也。雖敵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緡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宣人作教胡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

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宣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實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宣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繆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貨財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服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曰。吾故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服者所以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曰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

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鯁冠林。纒。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實人且聚舟楫之利。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秦。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子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無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圍鄣。非社稷之神靈。即鄣幾不守。先王忿之。

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怒，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寬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朝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裳，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罷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五霸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愚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

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故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適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經而易見也。今王易禮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涖國者不罷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

而制法。曰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為服。便事之為教。進退之為節。衣服之為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漢高祖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博士叔孫通就其儀。踴躍。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餐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

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禮。禮也。重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命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汙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謂也。藁與蕞同。並音子。悅反。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肄。

武帝元封七年。司馬遷等議。改正朔。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迺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

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聞學。禍陋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為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

宣帝時。琅邪王吉為諫大夫。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苟順一時。非正道。是以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

東漢章帝元和三年。博士曹褒請著漢禮。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

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變足矣。乃拜褒侍中。

桓帝延熹九年。郎中荀爽對策。陳便宜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為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為火。在天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大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通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羣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

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春秋傳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為。民亦為之。又何誅焉。昔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一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為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發降二女於媯。媯。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媯。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

也。今漢承秦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崑山象夫。卑澤象妻。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雌能順服。獸則牡為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莖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躋咸備。各以其序矣。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廢興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

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史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費。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嘗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脩禮制。緩眉壽。四曰配陽施。祈益斯。五曰寬賦役。安黎民。此誠國家之私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歲。

尊卑奢儉。所以為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為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畧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宋文帝元嘉六年。駙馬都尉奉朝請徐道娛上表曰。謹按晉博士曹弘之議。立秋御讀令。上應著細幘。遂改用素。相承至今。臣淺學。管見竊有惟疑。伏尋禮記月令。王者四時之服。正月駕倉龍。戴赤旂。衣白衣服。黑玉季夏則黃文。極於此。無白冠。則其履其屨也。且幘又非古

服。出自後代。上附於冠。下不屬衣。冠固不革。而幘豈容異色。愚謂應恒與冠同色。不宜隨節變絲。土令在近。謹以上聞。如或可採。乞付外詳議。太學博士荀萬秋議。伏尋幘。非古者冠冕之服。禮無其文。案蔡邕獨斷云。幘是古卑賤供事不冠人所服。又董仲舒止雨書曰。其執事皆赤幘。知並不冠之服也。漢元始用衆臣率從。故司馬彪典服志曰。尚書幘名曰納言。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從章服也。自茲相承。迄于有晉。大宋受命。禮制因循。斯既歷代成準。謂宜仍舊。有司奏謹。案道娛啓事。以土令在近。謂幘不宜變。萬秋雖云幘宜仍舊。而不明無讀上令之文。今書舊事于左。魏臺雜訪曰。前後但見讀春夏秋。冬四時令。至於服黃之時。獨闕不讀。今不解其故。

十四年。帝以新撰禮論付太常傅隆。使下意。隆上表曰。臣以下愚。不涉師訓。孤陋閭閻。向墻靡識。謀蒙詢遠。愧懼流汗。原夫禮者三千之

本。人倫之至道。故用之家國。君臣以之親用。之婚冠。少長以之仁愛。夫妻以之義順。用之鄉人。友朋以之三益。賓主以之敬讓。所謂極乎天。蟠乎地。窮高遠。測深厚。莫尚於禮也。其樂之五聲。易之八象。詩之風雅。書之典誥。春秋之微婉。勸懲無不本乎禮。而後立也。其源遠而流廣。其體大而義精。非夫敏哲大賢。孰能明乎此哉。况遭暴焚。亡百不存一。漢興始徵召故老。搜集殘文。其體例統繆。首尾脫落。難可詳論。幸高堂生頗識舊義。諸儒各為章句之說。既明不獨達。所見不同。或師資相傳。共枝別幹。故聞人二戴。俱事后蒼。俄已分異。盧植鄭玄。偕學馬融。人各名家。又後之學者。未逮曩時。而問難星繁。充斥無兩。摛文列錦。煥爛可觀。然而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舛雜。國典未一於四海。家法參駁於搢紳。誠宜考詳。遠慮。以定皇代之盛禮者也。伏惟陛下。欽明玄聖。同規唐虞。疇咨四岳。興言三禮。而伯夷未登。微臣

竊位所以大懼負乘。形神交惡者無忘夙夜矣。而復猥充博採之數。與聞爰發之求。實無以仰酬聖旨萬分之一。不敢廢嘿。謹率管穴所見五十二事上呈。冀鄙茫浪。伏用竦報。

明帝泰始二年。有司奏皇太子所生陳貴妃禮秩既同儲宮。未詳宮臣及朝臣並有敬不。妃主有內相見。又應何儀。博士王慶緒議。百僚內外皆敬貴妃。應與皇太子同。其東朝臣隸理歸。臣節太常丞虞愿等同慶緒尚書令建安王休仁議。稱禮去妻既不得體。君班秩視子為序。母以子貴。經著明文。內外致敬貴妃。誠如慶緒議。天子姬嬪不容通音介於外。雖義可致虔。不應有賤表。參詳休仁議為允。詔可。南齊明帝永泰元年。尚書令徐孝嗣上議曰。夫人倫之始莫重冠婚。所以尊表成德。結歡兩姓。年代行降。古今殊則繁簡之儀。因時或異。三加廢於王庶。六禮限於天朝。雖因習未久。事雖頓改。而大典之要

深宜損益。祭士冠禮。三加畢。乃醴冠者。醴則唯一而已。故醴辭無二。若不醴。則每加輒醴以酒。故醴辭有三。王肅云。醴本古。其禮重。酒用時味。其禮輕。故也。或醴或醕。二之義詳許於經文。今皇王冠畢。一酌而已。即可擬古設醴。而猶用醴辭。定為乖東。尋婚禮實。能以四爵加以合卺。既崇尚質之理。又象泮合之義。故三飯卒食。再酌用卺。先儒以禮成好合。事終於三。然後用卺。合儀注先酌卺。卺以再以三。有遠旨趣。又郊特牲曰。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大古之時。無共牢之禮。三五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方標示約。而弥乖首典。又連卺以鑠。蓋出近俗。復別有牢燭。雕費采飾。亦虧曩制。方今聖政日隆。聲教惟穆。則古昔以敦風存。餼羊以愛禮。沿襲之規。有切治要。嘉禮實重。宜備舊章。謂自今王侯已下。冠畢。一酌醴。以遵古之義。醴即用舊文。於事為允。婚亦依古。以卺酌。終酌之酒。並除金銀。連鑠。自

餘雜器悉用埴陶。堂人執燭。是充煇燎。牢燭華侈。亦宜停省。庶斷雕
可期。移俗有漸。參議並同。奏可。

梁武帝普通六年。尚書僕射徐勉上修五禮表曰。臣聞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稱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夫禮所以安
上治人。私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在乎有
周。憲章允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
百。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即宗伯所掌典禮。吉為上。凶次之。賓次之。
軍次之。嘉為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紀不以禮。則背死。
忘生者眾。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
寇婚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為國修身。於斯攸急。洎周室大壞。王道
既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禮樂征伐。出自諸侯。小雅盡廢。舊章缺矣。
是以禘宣適曾。知周公之德。叔侯在晉。辨郊勞之儀。戰國從橫。政教

愈泯。暴秦滅學。掃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
知帝王之為貴。末葉紛綸。適有興廢。或以武功銳志。或好黃老之言。
禮義之式。於焉中止。及東京曹褒南宮制述。集其散畧。首有餘篇。雖
寫以尺簡。而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既淪。俎豆斯
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減於旌鼓。蘭臺石室之文。用盡於帷蓋。聖手晉
初。爰定新禮。荀顛制之於前。摯虞刪之於末。既而中原喪亂。罕有所
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啓運。先
天改物。撥亂惟武。經時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光啓二
學。皇枝等於貴遊。闢茲五館。草萊升以好爵。爰自受命。迄于告成。威
德形容備矣。天下能事畢矣。明明穆穆。無得而稱焉。至若玄符靈既
之祥。浮溟機山之賁。固亦日書左史。副在司存。今可得而略也。是以
命彼羣才。搜甘泉之法。延茲碩學。闡曲臺之儀。淄上淹中之儒。連眾

繼軌負笈懷鉛之彥。匪旦伊夕。諒以化穆三雍。人從五典。秩宗之教。敦焉以興。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三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五禮。諸京衛將軍。丹陽尹王儉。學士亦分住郡中。製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殯遺文散逸。後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還東山。齊明帝敕委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於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為敎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修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之代。頗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太半。天監元年。佟之啓審省置之宜。敕使外詳。時尚書參詳。以天地初草。庶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剛撰。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缺。故國異家。殊實宜以時修定。以為永准。但頃之修撰。以情取人。不以學進。其掌知者。以責總一。

不以稽古。所以歷年不就。有名無實。此既經國所先。外可議其人。定。便即撰次。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決。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瑒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璉掌軍禮。右軍參軍司馬裴掌嘉禮。尚書左丞何佟之總參其事。佟之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暉代之。後又以暉代嚴植之掌凶禮。暉尋遷官。以五經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復博論。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陽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又奉別敕。總知其事。未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度於陵二人復豫參知。若有疑義。尚書學士當職先立議。通諮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啓聞。決之制旨。疑事既多。歲時

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羅經誥至振金聲義貫幽微理入神契前儒所不釋後學所未聞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其列聖旨為不刊之則洪規盛範冠絕百王茂實英聲方垂千載寧孝宣之能褒豈孝章之足云五禮之職事有繁簡及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尚書合十有二秩百一十六卷五百四十六條賓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秩一百三十卷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十有八秩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書合二十有六秩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百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秩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又列副禮記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

二月始獲寫畢竊以撰正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昔文武二王所以綱紀周室君臨天下公旦脩之以致太平龍鳳之瑞自斯厥後甫備茲日孔子曰其有繼周雖百代可知豈一所謂齊功比美者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勩成之初未遑表上寔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慙惕無忘寤寐自今春輿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條章靡不該備所謂郁郁文哉煥乎洋溢信可以懸諸日月頒之天下者矣愚心喜抃彌思陳述兼前後官一時皆逝臣雖幸存差已將及慮皇世大典遂闕騰奏不任下情輒具載撰修始末并職掌人所成卷秩條目之數謹拜表以聞

後魏孝明帝熙平元年六月。中侍中劉騰等奏曰。中宮僕刺列車與

朽敗。自昔舊都禮物頗異。遷京已來。未復更造。請集禮官以裁其制。
靈太后令曰。付尚書量議。太常卿穆紹。少卿元端。博士鄭六。劉臺。龍
等議。按周禮。王后之五輅。重翟。錫面。朱總。厭翟。鞞面。績總。安車。彤面。
鷩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翬羽蓋。重翟。后從
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享。諸侯所乘。安車。后朝見於王所乘。翟
車。后出桑則乘輦車。后宮中所乘。謹以周禮聖制。不刊之典。其禮文
尤備。孔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以其法不可踰。以此言之。
後王與服典章。多放周式。雖文質時變。輅名宜存。雕飾雖異。理無全
捨。當今聖后臨朝。親覽庶政。與駕之式。宜備典禮。臣等學缺通經。叨
參議末。輒率短見。宜準周禮。備造五輅。雕飾之制。隨時增減。太學博
士王延業議。按周禮。王后有五輅。重翟。以從王祠。厭翟。以從王享。賓
客。安車。以朝見于王。翟車。以親桑。輦車。宮中所乘。又漢輿服志云。秦

并天下。閱三代之禮。感
始皇作金根之車。漢承
車。加交絡帷裳。非法駕
瓜在右。駢駕三馬。阮
法駕乘之以禮婚。見廟
以助祭。山駟車。后行則
王妃公侯夫人。入閭
后乘雲母安車。駕六駟
異。其大較畧相依。金
輅。是其象也。華飾典麗
即此之謂也。案阮氏圖
之翟車。其用正同安車。

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人以為大輅。於是
制。御為乘輿。太皇太后。皇太后。皆御金根
乘紫罽駟車。雲縵文畫。軸黃金塗五末。蓋
輿。并載秦漢已來輿服。亦云金根輅。皇后
輅。后法駕乘之以親桑。安車。后小駕乘之
乘之。紺罽駟車。后小行則乘之。以哭。公主。邑君
后出入閭宮中。小遊則乘之。晉先蠶儀注。皇
樓周秦漢晉車輿儀式。互見圖書。雖名號小
輅。車雖起自秦造。即殷之遺制。今之乘輿。五
容觀壯美。司馬彪以為孔子所謂乘勝之輅
乘車亦飾以雲母。晉之雲母車。即是一與周
既名同周制。又用同重翟。山駟車。案圖飾之

卷之六十一

以紫紕。屬駟車。雖制用一異於殿。而實同用於今。八閭與輿輦其用又同。案圖。今之黑漆畫以羽輦。與周之輦車其形相似。竊以為秦滅周制。百事剗革。官名軌式。皆大不殊異。漢魏因循。繼踵仍舊。雖時有損益。而莫能反古。良由去聖以八遠。典儀殊缺。時移俗易。物隨事變。雖絕賢哲。祖嚴無改。伏惟皇太后。以睿聖淵凝。照臨萬物。動循典故。貽則後王。今輒竭管見。稽之周禮。考之漢晉。採諸圖史。駁之時事。以為宜依漢晉。法駕則御金根車。駕四馬。加交絡帷裳。御雲母車。駕四馬。以親桑。其非法駕。則御紫屬駟車。駕三馬。小駕則御安車。駕三馬。以助祭。小行則御紺屬駟車。駕三馬。以哭。公主王妃公侯夫人。宮中出入。則御畫扇輦車。案舊事。比之周禮。唯開從王享賓客。及朝覲於王之乘。竊以為古者諸侯有朝會之禮。故有從享之儀。今無其事。宜從省畧。又今之皇居宮掖。相逼就有。朝見。理無結駟。即事考實。亦宜闕廢。又哭

公主及王妃。周禮所無。施之於今。寔合事要。損益不同。用捨隨時。三代異制。其道然也。又金根及雲母駕馬。或三或六。訪之經禮。無駕六之文。今之乘輿。又皆駕四。義符古典。宜仍駕四。其餘小駕。宜從駕三。其制用形飾。備見圖志。司室領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尚書右僕射。李平尚書齊王蕭寶夤尚書元昭尚書左丞盧全。右丞元洪超。考功郎中劉懋。比主客郎中源子恭。南主客郎中游思進。三公郎中崔鴻。長兼駕部郎中薛悅。起部郎中杜遇。左主客郎中元譁。騎兵郎中房景先。外兵郎中石士基。長兼右外兵郎中鄭幼儒。都官郎中李秀之。兼尚書左士郎中朱元旭。度支郎中公頴。左民郎中張均。金部郎中李仲東。庫部郎中賈思同。國子博士薛禎。邢晏。高諒。奚延。太學博士邢湛。崔瓚。韋肱。鄭季期。國子助教韓神。國四門博士楊那羅。唐荆寶。王令儁。吳珍之。宋婆羅。劉燮。高顯。邕。杜靈。馮。張文。和。陳。

智顯揚渴侯趙安慶賈天度艾僧嗣呂太保王當百槐貴等五十人
議以為皇太后稱制臨朝躬親庶政郊天祭地宗廟之禮所乘之車宜
同至尊不應更有製造周禮魏晉雖有文辭不辨形制假令欲作恐
未合古制而不可以為一代典臣以太常國子二議為疑重集羣官
並從今議唯恩裁決靈太后令曰羣官以後議折中者便可如奏
孝明帝時胡太后執事宗戚勳貴之家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
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讒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
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漢上官皇后持廢昌邑霍
光外祖也親為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也願陛下
簡息游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不聽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皇太子監國在西林園冬會羣議皆東面二
年於北城第內冬會又議東面吏部郎陸印疑非禮魏收改為西面

邢子才議欲依前曰凡禮有同者不可令異詩說天子至於大夫皆
乘四馬况以方面之少何可皆不同乎若太子定西面者王公卿大
夫士復何面邪南面人君正位今一官之長無不南面太子聽政亦
南面坐議者言皆晉舊事太子在東宮西面為避尊位非為向臺殿
也子才以為東晉博議依漢魏之舊太子晉臣四海不以為嫌又何
疑於東面禮世子絕旁親世子冠於阼冢子生接以太牢漢元著令
太子絕馳道此皆禮同於君又晉王公世子攝命臨國乘七旒安車
駕用三馬禮同三公近宋太子乘象輅皆有同處不以為嫌况東面
者君臣通禮獨何為避明為向臺所以然也近皇太子在西林園在
於殿猶且東面於北城非宮殿之處更不得邪諸人以東面為尊宴
會避案燕禮燕義君位在東賓位則在西君位在阼階故有武王踐
阼篇不在西也禮乘君之車不敢曠左君在惡空其位左亦在東不

在西也。君在阼。夫人在房。鄭注。人君尊東也。前代及今皇帝宴會接客亦東堂西面。若以東面為貴。皇太子以儲后之禮。監國之重。別第宴臣賓自得申其正位。禮者皆東宮臣屬。公卿接宴。觀禮而已。若以西面為卑。實是君之正位。太公不肯北面。說丹書西面。則道之西面乃尊也。君位南面。有東有西。何可皆避。且事雖少異。有可相比者。周公臣也。太子子也。周公為冢宰。太子為儲貳。明堂尊於別第。朝諸侯重於宴。臣賓南面。貴於東面。臣踈於子。冢宰輕於儲貳。周公攝政。得在明堂南面。朝諸侯。今太子監國。不得於別第。異宮東面。宴客。情所未安。且君行以太子監國。君宴不以公卿為賓。明父子無嫌。君臣有嫌。按儀注。親王受詔。寇嬖皇子皇女。皆東面。今不約王公南面。而獨約太子。尚所取邪。議者南尊。改就西面。轉君位。更非合禮。方面既少。難為節文。東西二面。君臣通用。太子宜然。於禮為允。魏徵議。吞去天保

初。皇太子監國。冬會羣臣於西園都亭。坐從東面。義取於向中宮臺殿故也。二年於宮冬會。坐乃東面。收竊以為疑。前者遂有別議。議者亦同之。邢尚書以前定東面之議。復申本懷。此乃國之大禮。無容不盡所見。收以為太子東宮。位在於震。長子之義也。按易八卦正位向中。皇太子今居北城。於宮殿為東北。南面而坐。於義為背也。前者立議。據東宮為本。又案東宮舊事。太子宴會。多以西面為禮。此又成證。非徒言也。不言太子常無東南二面之坐。但用之有所。至如西園東面。所不疑也。未知君臣車服有同異之議。何為而發。就如所云。但知禮有同者不可令異。不知禮有異者不可令同。苟別君臣同異之禮。恐重紙累。禮書不盡也。子才竟執東面。收執西面。援引經據。天相往復。其後竟從西面為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十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十九

禮樂
兩言禮

隋文帝初即位。將改周制。乃下詔曰。宣尼制法。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奕葉共遵。理無可革。然三代所尚。衆論多端。或以為所建之時。或以為所感之瑞。或當其行色。因以從之。今雖夏數得天。歷代通用。漢尚於赤。魏尚於黃。驪馬玄牲。已弗相踵。明不可改。建寅歲首。常服於黑。朕初受天命。赤雀來儀。燕姬周已。還於茲六代。三正迴復。五德相生。總以言之。並宜火色。垂衣已降。損益可知。尚色雖殊。常兼前代。其郊丘廟社。可依衮冕之儀。朝會衣裳。宜盡用赤。昔丹鳥木運。姬有大白之旂。黃星土德。曹乘黑目之馬。在祀與戎。其尚恒異。今之戎服。皆可尚黃。在外常所著者。通用雜色。祭祀之服。湏合禮經。宜集通儒。更可詳議。太子庶子攝太常少卿裴正奏曰。竊見後周制冕。加為十二。

既與前禮數乃不同。而色應五行。又非典故。謹按三代之冠。其名各別。六等之冕。兼用區分。璪玉五采。隨班異飾。都無迎氣變色之文。唯月令者。起于秦代。乃有青旂赤玉白駱黑衣。與四時而色變。全不言於弁冕。五時冕色禮既無文。稽於正典。難以經證。且後魏已未創度咸開。天興之歲。草創繕修。所造車服。多參胡制。故魏收論之。稱爲違古是也。周氏因襲。將爲故事。大象承統。咸取用之。與葦衣冠甚多。迂怪。今皇隋革命。憲章前代。其魏周葦輦。不合制者。已初有司。盡令除廢。然衣冠禮器。高且兼行。乃有立夏衣。以赤爲質。迎秋平冕。用白成形。既越典章。須革其謬。謹按續漢書禮儀志云。立春之日。京都皆著青衣。秋夏悉如其色。逮于魏晉。迎氣五郊。行禮之人。皆同此制。考尋故事。唯幘從衣色。今請冠及冕。並用玄。唯應著幘者。任依漢晉。制曰可。

開皇初。思定典禮。太常卿牛弘奏曰。聖教陵替。國章殘闕。漢晉爲法。隨俗因時。未足經國庇人。私風施化。且制禮作樂。事歸元首。江南王儉。偏陋一臣。私撰儀注。多違古法。就廬非東階之位。凶門豈設重之禮。兩蕭累代。舉國遵行。後魏及齊。風牛本陋。殊不尋究。遠相師祖。故山東之人。浸以成俗。西魏以降。師旅弗違。賓興之禮。盡未詳定。今休明啓運。憲章伊始。請據前經。革茲弊俗。詔曰可。

虞世基奏曰。後周故事。并日月於旌旗。乃關三辰。而章無十二。但有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乃與三公不異。開皇中。就裏欲生分別。故衣重宗彝。裳重黼黻。合重二物。以就九章。爲十二等。但每一物。上下重行。袞服用九。鷩服用七。今重此三物。乃非典故。且周氏執譙。不敢負於日月。所以綴此三象。唯施太常。天王袞衣。章乃從九。但天子辟日。德在照臨。辰爲帝位。月主正后。負此三物。合德齊明。自

古有之。理應無惑。周執謙道。殊未可依。重用宗彝。又乖法服。今准尚書。予欲觀古人之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歸繡。具依此於左右。膊上為日月各一。當後領下而為星辰。又山龍九物。各重行十二。又近代故實。依尚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以此相間。而為五采。鄭玄議。已自非之。云五采相錯。非一色也。今並用織成於繡。五色錯文。唯孔安國衣實以玄。加山龍華蟲火宗彝等。並織成為五物。囊質以纁。加藻粉米黼黻之四衣裳。通數此為九章。兼上三辰而備十二也。衣標領上各粘升龍。漢晉以來。率皆如此。既是先王法服。不可乖於夏制。徵而用之。理將為允。墨勅曰。可承以單衣。

煬帝嘗大備法駕。嫌屬車太多。頗謂部郎闞毗曰。開皇之日。屬車十有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

從何為可。毗對曰。臣初定數。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秦邑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起於秦。遂為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為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江左。惟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議兼九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旂旒之數。爰及冕玉。皆同十二。今宜准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為法。今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以為差等。帝曰。何用秦法乎。大駕宜三十六。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類也。

唐太宗貞觀二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疏曰。竊見密王元曉等。俱是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高古昔。分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即亦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顛倒。昭穆伏願一垂訓誡。永修彝則。太宗乃詔元曉等。不得答吳

王恪魏王泰兄弟拜。

十三年禮部尚書王珪奏言准令三品以上遇親王於路不合下馬今皆違法申敬有乖朝典太宗曰卿輩欲自崇貴卑我兒子耶魏徵對曰漢魏已來親王班皆次三公以下今三品並天子六尚書九卿為諸王下馬王所不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之於今又乖國憲理誠不可帝曰國家立太子者擬以為君人之脩短不在老幼設無太子則毋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耶徵又曰殷人尚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以降立嫡必長所以絕庶孽之窺覷塞禍亂之源本為國家者所深慎之太宗遂可王珪之奏。

高宗時楊炯上公卿已下冕服議曰古者太昊庖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黃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辨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

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自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締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有尚矣夫日月星辰光明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物象聖王澤霈下人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而教也華蟲者雉也雉身被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虎也雖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之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以生象聖王為物之賴也黼能斷割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已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逮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為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乎制袞冕以祀先王九章者法陽數也

以龍為首章。采者卷也。龍德神思應變潛見表聖王深識遠知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有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虎雖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冕以祭社稷之神也。粉米由之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羣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黻之相背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特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自此之出矣。天下之服能事天於是乎異矣。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山火未者。又不踰於古矣。而麒麟鳳有四靈之名。玄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彌。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列表休徵。終是無踰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蓋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罄東觀之鉛黃無以紀其名實。固不可畢陳於法服也。雲

者。從龍之氣也。茹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別為章目。此盡不經之甚也。又鷩冕八章。三公服之者也。鷩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鷩者鷩鳥也。適可以辨刑曹之職也。熊羆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稱藻為水草而無法象。引張衡賦。衣帶倒茹於藻。并披紅葩之狎獵。請為蓮花。取其文彩者。夫茹者蓮也。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意。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象名。豈惟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盾。此又不經之甚也。又黼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若夫禮惟從俗。則命為制。命為詔。乃秦皇之故事。適可以適於今矣。若夫義取隨時。則出稱譴。入稱譚。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法

者哉。

武后垂拱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麟臺正字陳子昂因是勸
后興明堂即上言臣聞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
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主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
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
也於是養成羣生順天德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降
地符升風雨時草木茂遂故顯頌唐虞不敢荒寧其書曰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人於變時雍迺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
人時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天地震怒山川鬼神
發妖見災疾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迨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
加于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方和而幽厲亂常苛虐暴虐
詭蹟天地川冢沸鼎人用愁怨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

後為虐為瘵顧不哀哉近隋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洛屬
之揚州疲生人之力滅天地之藏中國之難起故身死人手宗廟為
墟運元氣之理也臣觀禘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說昭然著明不
可欺也陛下含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眇然遠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氏
所以為三皇首也昔者天皇大帝攬元符東封太山然未建明堂享
上帝使萬世鴻業闢而不昭殆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
氣睦人倫捨此則無以為也昔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堯衢室夏世室
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二十四
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王者政失則災政順
則祥臣願陛下為唐恢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按
周禮月令而成之迺月孟春乘鸞輅駕蒼龍朝三公九卿大夫于青
陽左个負斧扆馮玉几聽天下之政躬籍田親蠶以勸農桑養三老

五更以教孝悌。明訟恤獄以息淫刑。脩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貪吏。後宮非妃嬪御女者出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無益者棄之。巫鬼淫祀熒惑於人者禁之。臣謂不數暮且見太平矣。

中宗時左庶子劉子玄上朝服乘車議曰。伏以古者爰自大夫已下。皆乘車。而以馬為駢服。魏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銜矣。具有其事。不可二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憇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盼斯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披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服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洽革隨時。至如陵廟處謁。王公用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猶克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鑿

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惟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褻衣博帶。草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纓而升。鐙。跣以乘鞍。非唯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拚中。進退無準。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紆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祭之間。儻焉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銜轡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以秘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未得謂無其文。臣按此圖。是後人所為。非當時所撰。且觀代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相。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屨者。闔立本畫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屨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南郊之圖。

義同於此。又傳稱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佩。用捨無恒。况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有廢。臣懷此異義。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推揚。今屬殿下親從。函胄。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悼此行。所以執進狂言。用申鄙見。

睿宗景雲中。諫議大夫源乾曜上奏曰。聖王教天下。必制禮以正人情。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古之擇士。先觀射禮。非取一時樂也。夫射者。刑邪正。觀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招王莫不迓。罷比年以來。射禮不講。所司怯費。而舊典為虧。臣愚謂所計者財。所虧者禮。故孔子不愛羊。而存禮也。大射謂春秋不可廢。

德宗貞元十三年。柳冕兼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日以久疏。片天性躁狷。不能無恨。乃上表乞代。且推明朝觀之意曰。臣竊感江漢朝宗

之議。鹿鳴君臣之讌。頌聲之作。王道本始。國家自兵興。未違議禮。方

牧未朝。讌樂久缺。臣限一切之制。例無朝集。日不覲朝。拜之禮。耳不

聞宗廟之樂。是不踐軒墀之地。十有二年于茲矣。夫朝會禮之本也。

唐虞之制。羣后四朝。以明黜陟。商周之盛。五歲一見。以考制度。漢法

三載上計。以會課最。聖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

京師。十一月禮見。會尚書省。應考績事。元日陳貢。裴集於考堂。唱其

考第。進賢以興善。簡不肖以黜惡。自安史亂。帝始有專地。四方多故。

始有不朝。戎臣恃險。或不悔過。臣忝牧圉之寄。憤不朝之臣。思一入

覲。率先天下。使君臣之義。親而不疏。朝覲之禮。廢而復舉。誠恐負薪

溘先朝露。覲禮不展。臣之憂也。比聞諸將帥。亡歿者衆。臣自憚何德。

以堪久長。鄉國人情之不忘也。闕庭臣子所戀也。朝覲國家大禮也。三者臣之大願。表累上。其辭哀切。德宗許還。

武宗會昌中李德裕上言曰伏見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宮室為後又韋彤五禮精義對曰古之制廟必中門之外吉凶大事皆告而行所以親而尊之不自專也今令城外置廟稍異禮文書於史策必虧聖政伏以朱雀門至明德門凡有九坊其長與坊是皇城南第三坊便有朝官私廟實則逼近宮闈自威遠軍向南三坊俗稱關外地至閑僻人鮮經過於此置廟無所妨礙臣等商量今日以後皇城南六坊內不得置私廟其朱雀街緣是南郊御路至明德門夾街兩面坊及曲江側近亦不得置餘園外深僻坊並無所禁所貴不違禮意感悅人心臣等頻奉聖旨有事許再三論奏輒罄所見庶裨聰明

宋太宗淳化二年諫議大夫張洎上奏曰臣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入閣圖宣令史館脩撰揚徽之等四人持舊圖比對錯誤文字改正修

畢却送閣門者臣伏以朝廷典憲簡冊具存近代因循多違舊式今陛下以入閣圖慮文字錯誤再令比對即知聖念於臨朝儀注謹重至矣臣幸因詔旨敢貢管窺沿釀之宜惟明主裁酌竊以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為外朝在唐為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萬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也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殿在唐為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冊拜皇后皇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科舉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殿即唐之紫宸殿也在周為內朝在漢為宣室在唐為上閣使日常朝之殿也昔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閣唐置紫宸上閣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向明而理紫宸黃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鈞陳羽衛之嚴故雖使日常朝亦猶立仗前代謂之入閣儀者蓋使日常朝紫宸上閣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俟契勘畢喚仗即自東西

閣門入。故謂之入閣。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推宜為上閣。甚非憲度。况國家丕承正統。宇內治平。凡百憲章。悉從損益。唯視朝之禮尚屬因循。竊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殿前地位連橫。街亦甚廣博。伏請改創此殿。以為上閣。作雙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殿即唐之延英殿是也。為雙日常時聽斷之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叶前經。今輿論乃以入閣儀注為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竊案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謂之三司。為侍從供奉之官。今常朝之日。侍從官先入殿廷。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則東西對拜。甚失北面朝謁之禮。今請准舊儀。侍從官先次入起居。畢在左右分行侍立於丹墀之下。故謂之峨眉班。然後宰臣率正班入起居。庶免侍從官有東西對拜之失。得遵正禮。臣又聞古之王者。躬勤庶務。其臨朝之疏數視政事之繁簡。唐始受命五日一朝。景雲初年復脩正觀故事。

自天寶兵興之後。四方多故。由肅宗而下。咸使日臨朝。雙日不坐。其隻日或遇大寒盛暑。陰霾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隻日宰臣以下奏覆公事。即時特開延英召對。或蠻夷入貢。勲臣歸朝。亦特開紫宸引見。陛下自臨大寶。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鷄鳴而起。聽天下之政。雖剛健不息。固天德之常。然而游為息焉。亦聖人之謨。訓儻君父。焦勞於上。臣子緘默於下。或不能隕身碎首。引大體以爭。則忠亮之心有所不至矣。臣欲望陛下依前代舊規。隻日視朝。雙日不坐。其隻日遇大寒盛暑。陰霾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隻日大官進食之後。於崇德宗政兩殿召對。宰臣常參官以下。及非時蠻夷入貢。勲臣歸朝。亦特開上閣引見。並請准前代故事。處分。臣聞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苟動靜有常。恬和相養。憂勤宵旰。則當躬政於冕旒。端拱穆清。則可怡神於元默。夫如是。聖君嚮明。御極之治。勞逸相均。高明配

天博厚配地。悠久而無疆矣。臣向承朝命。叨居館職。邦國儀注。各預參詳。當文思有截之時。獻虛薄無庸之說。儻裨萬一。雖死猶生。

四年正月。以南郊禮成大宴。含光殿直文館陳靖上言。古之饗宴者。所以省禍福而觀威儀也。故宴以禮成。賓以賢序。風雅之作。茲為盛焉。伏見近年內殿錫宴。羣臣當坐於朵殿兩廊者。拜舞方畢。趨馳就席。品列之序。糾紛無別。及至尊舉爵。羣臣起立。先後不整。俯仰失節。欲望自今。令有司預依品位告諭。具有踰越班次。拜起失節。喧譁過甚者。並令糾舉。又惟飲賜之典。以寵武夫。大烹之餘。故為威饌。計一飯所費。可數人之屬。獻而將校。革或至終宴之時。尚有欲炙之色。蓋執事者失於察視。未及潔豐而使然也。伏望並申嚴制。至道元年三月。御史中丞李昌齡亦言。廣宴之設。以均飲賜。得齒高會。宜乎盡禮。而有位之士。鮮克致恭。當糾其不恪。又供奉禁庭。當定員數。籍姓名。

以謹其出入。酒殺之司。或虧精潔。望分命中使巡察。並從之。

仁宗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祕閣校理范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為後世法。

翰林學士宋祁上奏曰。臣伏見宣德門前御道。南至天漢橋。久未設控。極禁止行人。湏立條制。許近上臣僚於道上行馬。近觀御史臺禮院。重更定奪。應出節者為近上臣僚。竊謂宣德門比周之外朝。朱雀門是唐之皇城。中有御路。躡天子馳道。凡在臣庶。不合得行。漢制。皇太子尚不敢擅絕馳道。蓋尊君卑臣。上下有體故也。今朝廷制度。簡於唐。漢。京都御路。止此一處。臣欲望自宣德門至朱雀門外朝之地。皇城之內。表其中街。以為馳道。應臣庶車馬。並禁往來。惟隨從乘輿。不在禁限。議者或謂契丹人使已曾許馳道行馬。難於改作。臣謂天子

制度。臣子共當崇戴。彼之使臣亦陛下之臣也。設令彼有疑問。則令
主客者具以實對。質之事體無所妨礙。乞再下有司詳定。

叅知政事宋庠論入閣儀奏曰。臣近因與宰臣進呈。吳育文字。伏奉
德音。詢及入閣故事。臣雖與諸臣等畧陳梗槩。然理有未詳。退而講
求。敢此條悉。夫入閣者。是唐家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謹按
唐有大內。有大明宮。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謂大內為西內。自
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此宮制度。尤為華備。宮之正南門曰丹
鳳門。門內第一殿曰含元。至大朝會則御之。對北第二殿曰宣政。謂
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又對北第三殿曰紫宸。謂之上閣。亦曰
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據唐制。凡天子坐朝。必須立仗於正衙殿。或
紫輿止御。紫宸即喚正衙。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閣門也。若
以國朝之制相為比况。則今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

殿也。又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或欲求入閣本意。
施于儀典。即須先立仗於又德之庭。如天子坐朝。御紫宸即喚仗自東
西閣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相合。但今之儀。比於唐制。南北不相
對值。以此為殊耳。故後來論議。因有未明。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
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賜對。若今假曰御崇政。延和是也。乃
知唐家每遇坐朝之日。即為入閣。而叔世。五朝草創。大昕之制。
更從易簡。正衙立仗。因而遂廢。其後或有行者。常人之所罕見。乃復
謂之盛禮。甚不然也。今之相傳入閣圖者。是官司記常朝之制。如閣
門有儀制。敕合班雜坐圖之類。何足為希闕之事哉。况唐開元舊禮
本無此制。至開寶中。諸儒增附新禮。始載月朔入閣之儀。又以文德
殿為上閣。差舛尤甚。蓋當時編撰之士。討求未至。太宗朝。儒臣張洎
亦有論奏。頗為精洽。臣伏恐朝廷他日。修復正衙立仗。欲乞還付兩

制使預加商榷。改正舊儀。雖非要務。亦所以刊誤文備成式也。
庠又乞御前殿朔日立仗。羣臣朝服。奏曰。臣聞告朔之義。周家尤重。
在昔宣聖。愛羊存禮。漢沿周制。合朔朝會。豈非優借大臣。許朝朔望。
唐制立仗。羣臣背闕。傘入會。藝祖受命。論次。用寶通禮。亦著月朔入
閣之儀。則朔日者為政之端辰。講禮之盛節。國家因五代之亂。承千
年之統。始勝殘去殺。務從簡易。雖制度既更。而謙讓未違。五日一參。
靡分朔望。禁衛單少。威儀粗率。禮典弗振。則朝廷不尊。國容寢廢。則
臣下不肅。臣愚以為羽衛之設。非矜華侈。所以重主威也。朝會之作。
非專拜揖。所以飾治體也。臣願陛下上考成。周仲尼之法。下稽矣。漢
李唐之盛。近守太祖開寶之禮。明詔執事。嚴戒規。每遇朔日。坐前
殿。羣臣。旗旂細仗。以次陳設。公卿朝服。如儀而罷。如此。則臣道肅
而主道尊。予以示四夷。威萬國。警民耳目。不可關也。夫禮有以素為

貴。謂其誠懇。有以文為貴。謂其采章。伏望陛下露臣此言。使博士禮
官得確論可否。講求故實。如曰便禮。即奉而行之。使重熙顯敞。執競
丕業。由陛下之馴致也。

庠又論車駕儀衛。奏曰。臣竊見車駕每有行幸。自非郊廟大禮。具陳鹵
簿外。其常日導從。唯前有駕頭。後擁扇。繖而已。殊無典禮。所載公卿
奉引之盛。其侍從百司。官下至廝役。皆雜行道中。少釐之後。但以親
事官百許人。執梴以殿。謂之禁衛。諸班勁騎。頗與乘輿相遠。而士庶
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所過有旗亭市樓。皆垂簾
外蔽。士民憑高下瞰。了無忌憚。邏司街使。亦不可止。威令弛闕。習以
為常。非所謂旄頭先驅。清道後行之慎。且自黃帝以神功威德。猶假
師兵為營衛。則防微禦變。古今一體。按漢魏以降。有大駕法駕。小駕
之儀。至唐又分殿中諸衛。黃麾等仗。名數次序。各有施設。國朝承五

姓荒殘之弊。事從簡畧。每鳴鑿游豫。盡去戈戟旌旗之制。儀衛寬薄。頗同藩鎮。此皆制度放失。憚于改作之咎。欲望聖慈。專委一二博學近臣。檢討前代儀注。及鹵簿。今來乘輿常時出入體式。於三駕諸仗。內斟酌儀物。增嚴條禁。上以示尊極。次以防未然。革去因循。宜在茲日。

至和元年。直集賢院劉敞論温成皇后立忌。奏曰。臣伏聞新旨。為温成皇后立忌。禮官請對不許。臣竊惑之。凡朝廷常務。百司小事。猶當上稽舊典。下探衆論。何況宗廟大禮。至尊至重。豈可以一時之寵。獨決聖心。義有潛失。貽笑萬世。虧損威明。悔不可追。今議者乃云。有邪臣密啓。眩惑聖聰。陛下以非禮勸陛下。以拒諫。若此無實。高非義事。設有其實。罪亦大矣。當伏兩觀之誅。以謝天下。且自太祖以來。后廟以室。皆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奈何以温成私昵之愛。變古越禮。

則是貴妾於妣。尊嬖於嫡。上無以事宗廟。下無以教後嗣。恐祖宗神靈不樂於此。非陛下奉先思孝之意也。昔成湯改過不吝。故稱聖王。格于皇天。願陛下毋篤於嬖近之寵。毋安於邪佞之說。毋變先帝之舊典。毋枉宗廟之正禮。回易意慮。割情去私。詢于司存。道寢過命。使萬萬億年無復譏議。天下幸甚。臣以無能。忝備儒館。禮樂之失。臣得預焉。

御史中丞孫抃等上奏曰。臣等昨聞朝廷欲為后廟四室。并章惠皇后各立小忌。已具劄子論奏。至今尚未降出。臣等伏觀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故事。皇后不附太室者。皆不立忌。此國家大典。禮大制度。陛下不可不遵守。且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章惠是陛下三世尊屬。別廟崇奉。多歷年所。即未嘗有此擬議。今因循之間。遽爾更改。中外聞聽。咸謂陛下因温成而遂追及先朝諸后。布之詔命。則取四方之譏。書

之史策。則貽萬世之誦。陛下臨御天下。踰三十載。聖功神德。卓若堯舜。今忍錄此一事。遂成非錯。俾威義光大。有愧於疇昔。陛下安忍如是。欲望特降聖旨。集百官議。寧然後行。下制勅。所貴禮典。詳愓以順天人之心。

嘉祐四年。尚知太常禮院韓維上奏曰。臣所領職。以同知禮院為名。禮有不正。知而不言。則負朝廷。所以命臣之意。而失臣所以事上之禮也。故敢不避誅殛而言。臣誠見溫成皇后廟樂。牲器僭比祖宗。稽之禮經。則先聖之所不道。實於故事。則本朝之所無有。臣竊聞其時。臣下有以唐武惠妃事上。惑聖明者。惠妃之沒。雖嘗立廟。然三乾元之後。祀享即絕。自當時已知其非禮。豈足為聖朝法哉。臣近奏疏。願因親裕宗廟。特詔有司。裁損其制。以全陛下廣孝愛禮之美。封章奏御。累日寢而不下。臣切感之。陛下無謂數楹之屋。兩簋之器。施之未

損於治。蓋聖人所以異等。成明風教。以觀示天下者。禮存之於此也。如不以臣言為信。則并臣前章付中書門下。使大臣參議。事有可采。乞早賜施行。

仁宗時。張方平上論曰。臣聞昔在帝舜。命伯夷秩宗。以典三禮。命夔典樂。以教胄子。爰及夏商。制作損益。不相沿襲。周監二代。文物全備。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數度紀律。具于六典。於是教化浹洽。獄訟衰息。後之孱王。其所守者。惟祭與號。而天下尚知宗周。以其典禮攸出。根本所繫。雖齊桓晉文。立威定霸。必挾王命。以令四方。猶賜胙而下拜。請隧而不許。降及末世。韓魏之分。晉田氏之得齊。咸因諸侯請命于周。有封籍于文武之廟。而後敢正名稱爵。通於天下。則知疆域之太。士民之衆。甲兵之彊。威勢之盛。不可以犯典禮之重也。不然者。以齊晉之視安烈。匹夫擒之。後至戰國。兵爭禍大。九法盡散。三綱咸解。

諸侯先焚削舊禮之篇籍而遂僭用王章焉。然其維持邦國八百餘年。雖危不亡。將絕復續。非禮何以存之。漢初承秦滅學。盡無條貫。叔孫通採拾遺散。草創儀法。而後君臣之位正。郊祀之禮修。宗廟以尊。朝廷以嚴。理道克興。暴亂不作。至於設官分職。綱紀天下。本末條理。教民成俗。使諸侯軌道。咸歸于極。則未暇也。孝文接統。治致太平。賈誼勸上宜定制。度興禮樂。而當時將相大臣。皆介冑武人。不知治體。沮寢其議。漢氏當文景之世。可謂盛矣。百姓樂業。家給人足。五都之貨殖。七遷之豪舉。驅扇浮靡。汰盪亡度。閭閻之僭。乃過徹侯。夫以文帝之恭儉。務德具王道而微者。所不至於王一息爾。其次由乎富庶而不能教也。逮乎武帝。招延材雋。其文章儀物信義。而制度典禮終不克建。于後兵刑齊用。財貨益急。嚮非叔孫之法維持之。殆矣。由是言之。叔孫氏之功。垂于漢。不在蕭曹之下也。中興之後。稍復增緝。立

明堂靈臺辟雍小學行宗祀養老之禮。和安之世。漸以陵遲。桓靈不君。王制大壞。厥後吳魏異政。南北殊俗。世用多故。文獻不足。唐平隋亂。太宗因開皇五禮。修正頒行。顯慶之初。異同遽起。開元之末。討論甫定。竊詳周官。凡制度施設。悉係之羣職。人存則法舉。上修則下存。事為典常者。則謂之禮。不恭其事者。輒董以刑。表裏相成。本末為用。經國治民。同條共貫。漢唐作者。有異於是。徒能類其篇目。而不屬諸典司。止具乎朝廷之儀。不該乎天下之務。吏民約束。乃別著乎刑書。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夫訓民正俗。不在乎禮典。而在乎刑書。此乃備其末而廢其本。縱其初而要其失。故後王之道。所以異乎三代者也。我國家接衰唐之絕緒。承五季之純政。德厚流光。海宇大定。為承平者。逾六十年。宜乎必世後仁。可以勝殘。去殺。然風俗猶未歸厚。刑罰尚煩。繁密。故由禮樂未明。數制未立。王道有所雍

而不備者也。考定鍾律。序正雅頌。布明詔于天下。誠庶民之僭也。此固朝廷深惟治世之本。欲清教化之原。思納人於軌物者也。臣聞之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先以典禮教民。而不專用手法也。是故禁於未發之謂禮。救於已失之謂刑。禁之於未發者。謂大為之防。使無越者。救於已失者。謂養成其俗而後革之。子曰。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是故設法而革於既失。不若立禮以防於未然也。今小大之吏。凡理民之術。莫不以簿書督責為急務。文巧苛深為善職。聚斂侵漁。集以為功。剝刻貧民。竭其膏血。雖刀毫忽。人盡爭之。此乃驅之使相吞食。逼之使為盜亂。又何暇孝友禮義之勸。廉恥遜讓之貴乎。故夫知理化之大跡。稍能使民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所能知者。今凡羣臣之一計議。條令之下四方。非刑名之科。即財利之事。民不聞乎德教。而惟利與刑之聞。故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苟取一切無憂深

思遠之慮。由乎所以漸引其心術者末也。方今聖主勵精於上。賢輔講道于下。兆民安業。四夷來庭。是可以闡九筵而布政。立園水而言德。益廣天下之庠序。俾習射之禮。隆雅頌之聲。分命大臣。集諸儒碩生。因前聖之遺制。考舊禮之沿革。定慈當之一說。以折衷於諸家。及其繁重。以便遵用。自國家損益之法。至吏民等級之度。成皇家之大典。立百世之宏規。且王者受命。必有制作。是故質文互變。忠恭殊尚。改正朔。易徽號。別服色。異器械。所以新天下之耳目。振舊物之頹廢。又况禮樂之大。固無沿襲之理矣。今天下學士所習者。前代之餘制。廷列羣臣所引者。往朝之故事。我大宋繼天而王。久曠大儀。小臣鄙愚。竊懷憤悵。蓋太平之期難值。英招之主間出。臣不勝踊躍于下。以至斐然不量。僭陳大議。蓋為明時重惜也。謹採末論。稍近乎政教之本。若存數條。烏。謹論。

方平又上車服論曰臣聞為國以禮莫大乎制度制度成立則上下之分定尊卑之序別爭奪之患塞僭亂之害除夫如是其理天下猶示諸掌乎傳曰夫名以出禮禮以賦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在易節卦象曰節以制數度議德行若夫以德詔爵以才居位是為議德行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是為制數度故虞書曰車服以庸又曰五服五章哉周官則有五儀九命以正諸侯之位以等諸臣之爵自國家封方之度宮室門庭之式宗廟祭祀之法賓客交接之道鍾石羽籥之列几筵俎豆之數冕服圭籍珮組之飾車乘旗旂纓旄之制牢積饗食之品裸醑問勞之節惟事事乃其有制而後邦國有倫也是故觀其采章則人望而畏辨其文紀而眾不敢譏有德者一物可以旌賞有功者一辭可以寵榮王者南面而治惟名與器而已漢世車服頗存周舊自士已上帶裳冠馬而皆乘車以馬為駢

服異其輪輻衡軛輻輹惟裳以彰等級之度自江左至隋儀物未替而中原永嘉之後五胡雜處先王典禮蕪亂無遺元魏高齊增為奇詭輿裳制度於古無說隋氏一統稍復舊儀車服等衰差為四品有常服公服朝服祭服其二公朝服進賢三梁冠絳紗單衣白紗中單卑領標白練裙襦絳蔽膝革帶金飾鈎釵方心曲領紳帶玉鏢劍山蒼玉佩綬烏皮為笏用象牙乘車油攄朱網是時內外百官支物有序貴賤士庶較然殊別至煬帝數事巡幸屢興師役百官行從皆服袴褶始詔隨車駕涉遠者皆戎衣以五色表貴賤焉唐侍臣服令雖略比隋制蓋陪祭朝享元會大事乃具服其黻見進對折上巾紫欄袍環帶擊囊佩烏皮鞞而已始有乘馬之服蓋車不復御矣相承至今為臣聞古先聖人制禮之意為冠冕以莊其首為履舄以重其趨行步則有銜牙之聲登車則有和鸞之節是故斯頌而必在禮矣夫

貂而騎。趙武靈所為胡服也。靴胡履也。合袴胡袴也。傳曰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尊卑無章。民何効焉。荀曰便而已矣。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亂者歟。今郊祀大禮。天子駕玉輅。而王公百辟皆法服騎從。此禮之尤失者也。臣觀漢儀。雖守令之千。皆有從車。唐景龍中。皇子將行。釋奠於太學。有司草儀注。從臣皆衣冠乘馬。時議者以為馬本用於軍旅。戎服而乘。貴於便習。長裙廣袖。紆組鳴玉。非馬上所宜。其儀遂寢。况國之盛禮。天下所觀。是宜示之以尊卑。顯之以秩序。而所輔相之重。雜於騶騎之羣。豈所以彰朝廷之尊嚴者哉。又中履靴笏。自公卿大臣。以為朝服。而卒校胥史。為制一等。其雜設綺紵。織文締繡。自人君至于庶人。同施均用。其居室器玩之汰。則豪人大賁。踰於貴戚。臣聞周官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臣愚以為宜約前世之禮。之詳。定方今之制度。大臣復依漢晉乘車。駟馬。增異冠服。卿大夫士。以品式。差降之。貴則備物。卑則略焉。其卒校胥史。蓋稍摶省。其製。令有所殊異。不相疑雜。則上下不相褻。朝廷之道。尊等級。自隆。居然崇陞之象。紀章自辨。無復假器之譏矣。

福建路轉運使蔡襄上奏曰。臣伏聞陛下為溫成皇后立忌。臣竊謂聖人制禮。所以明輕重尊卑之節。過與不及。皆曰失禮。故太常設官。職在檢詳。陛下臨御天下。三十餘年。動遵典法。聖德之盛。明如天日。近者溫成皇后薨逝。事不下禮官詳檢。既已施行。雖有過當。無由追改。今又立忌。考之於禮。未為適中。伏以孝章淑德。章懷四后。於陛下為伯祖妣。為皇妣。其屬之尊如此。向來奉慈。皆不立忌。溫成皇后生則為妃。後乃追冊於陛下為卑幼之列。不應立忌。伏望聖慈。追還勅命。庶乎天下之人。知陛下以禮斷情。合於中道。

知太常禮院蘇頌請重修纂國朝所行五禮疏曰。臣竊惟方今聖治

日新。百度修舉。其在朝政。固無可措言者。然詔旨開納。不容自嘿。輒
敢以平昔所懷。一二狂瞽。仰蒙明詔。臣伏見國朝以來。制作禮樂。上
采三代。下迄有唐。損益節文。簡冊具載。而前後禮官。纂集類無法制。
或直載一時所行。或雜牘歲月。條目相錯。本末不倫。臣竊考之六經。
在禮有二種之別。周官著有司典。領之事。儀禮載升降隆殺之節。載
記敘古今因革之文。雖聖賢作述之不同。而語其歸趣。實相為表裏
也。後世言禮者。皆不出此三體。漢晉洎隋。雖代有作者。而苟簡一時
法制。無取。唐明皇命學士等。因正觀顯慶所修五禮。討論刪改。集成
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行於累朝。設於科舉。傳其學者。則有
義鑑義羅之類。比於近代之書。最為詳悉。故今世漢晉洎隋。皆無傳
而開元禮。獨不廢者。以其法制存焉。故也。太祖皇帝特詔儒臣。劉溫
叟。盧多遜。扈蒙等。祖述其書。傳以今事。仍加增損。是成二百卷。是為

開寶通禮。又有義纂一百卷。以發明其旨要。仍依開元禮設科取士。
逮今官司遵用。斯為不刊。况之六經儀禮之別也。然此特一經也。在
於有司典領之事。古今沿革之文。猶闕而不立。故舉行之際。尚或未
備。自開寶以後。百年之間。累聖躬行。聲明寢盛。非有繼述。後世何觀。
嘉祐初。太常歐陽修奏請編撰。彼時臣任博士。職預纂修。常以恭謝
一門。分為三目。其一。自降御札。公卿百司奉行辦備之事。謂之有司。
其二。自前期陳設。至探獻禮畢。謂之儀注。其三。采古今曲臺論議。更創
之制。謂之沿革。以此一門為例。他悉倣之。修已議定具草。會臣罷禮
官。領他職。復奏姚闡。蘇洵。繼掌其事。闡洵離析舊文。更立新條。撰成
一百卷。是為太常因革禮。雖踈簡要。幾同鈔節。姑可以備有司之檢
閱。誠未足以發揚聖朝制作之盛也。臣伏觀陛下留意典章。修舉廢
墜。前歲詔命。近臣詳定禮文。自郊廟至於羣臣朝會。與夫燕享器服

之名數。舞樂之形容。考古揆今。審求至當。皆三代之所放失。漢唐之所闕遺。斷自清衷。舉行殆遍。固當著於典訓。與六經並行為萬世矜式也。臣不勝願幸。欲望再命諸儒討論國朝以來。自開寶通禮。至近歲詳定禮文。以有司及儀注沿革。依三禮隨類分門。著為大宋元豐新禮。付之太常。頒於學官。使博士弟子講習大義。或施於科舉。則數歲之後。必有詳練疏通之人。上副拔擢。可以為朝廷講議之官。庶幾天下向風。皆知禮教。謹恭摺節。不學而能於變時雍。可跂而待也。

英宗即位初。殿中侍御史司馬光上論後殿起居劄子曰。臣竊見國家從來以垂拱崇政為便殿。乘輿每旦先御垂拱。退御崇政。是以侍從近臣已於垂拱起居者。非有職事奏對。更不復至崇政。近歲以來。乘輿與間日一御垂拱。有司不詳事。本末遂令學士待制及兩省官。只赴垂拱。不赴崇政起居。近以山陵未畢。乘輿不御垂拱。將近旬

月。學士以下。遂廢起居之禮。豈有名為侍從近臣。而動踰旬月。不得瞻望黼扆。臣恐朝廷之儀。由此相承。寔益訛謬。欲乞今後應乘輿不御前殿。並命學士待制及兩省官赴後殿起居。或以為太煩。即令兩日一次起居。

治平元年。光知諫院。又上論階級劄子曰。臣聞治軍無禮。則威嚴不行。禮者。上下之分是也。唐自肅代以降。務行姑息之政。是以藩鎮跋扈。歲侮朝廷。士卒驕橫。侵逼主帥。下陵上替。無復綱紀。以至五代。天下大亂。運祚迫蹙。生民塗炭。祖宗受天景命。聖德聰明。知天下之亂。生於無禮也。乃立軍中之制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敢有違犯。罪至於死。於是上至都指揮使。下至押官長行。等表相承。森然有敘。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敢不從。故能東征西伐。削平海內。為子孫建久大之業。至今百有餘年。天下太平者。皆由此道也。近歲以

來。中外主兵臣僚往往不識大體。好施小惠。以盜虛名。軍中有犯階級者。務行寬貸。是致軍校大率不敢鈐束長行。甘言悅色。曲加照。以至懦怯兵官。亦為此態。遂使行伍之間。驕恣悖慢。寢不可制。上畏其下。尊制於卑。所謂下陵上替者。無過於此。臣聞聖王刑期於無刑。今寬貸犯階級之人。雖活一人之命。殊不知軍法不立。漸成陵替之風。則所繫乃億兆之命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旨。申明階級之法。戒勅中外主兵臣僚。令一遵祖宗之制。如敢有執行寬貸。由救衆心者。嚴加罪罰。以儆其餘。庶幾綱紀復振。基緒永安。

二年。光又言。濮王典禮。劄子曰。臣聞聖人舉事。與衆同欲。故能下協人心。上順天意。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言。蓋國有大疑。則決之於衆。自上世而然矣。臣伏見。羣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為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

會議。無一人異辭。所以然者。蓋欲奉濮王以禮輔陛下以義也。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為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不顧先王之大典。蔑棄天下之公議。使宗室疏屬。皆已受封贈。而崇奉濮王之禮。至今獨未施行。此衆人所以怫鬱而未為稱愜者也。或者恐陛下未能決知二議是非。臣請更為陛下別白言之。政府言儀禮令文。五年月朔。皆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臣按禮法。必須指事立名。使人曉解。今欲言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臣按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考。以其與昭帝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為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大過。况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

為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政府若以二帝不加尊號於其父，則引以為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可施於今日，則事理不侔矣。設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為皇子，則不知謂濮王為父為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沒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為此行也。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矣。今舉朝之臣自非挾奸佞之心欲附會政府，誤惑陛下者，皆知濮王稱皇考為不可，則衆志所欲，亦可知矣。陛下何不試察羣臣之情，羣臣誰不知濮王於陛下為天性至親，若希旨迎合，不顧禮義，過有尊崇，豈不於身有利而無患乎？所以區區執此議者，但不欲陛下失四海之心，受萬世之譏耳。以此觀之，羣臣之忠佞邪正，甚易見矣。臣願陛下上稽古典，下順衆志，以禮宗奉濮安懿王如王姓等所議，此亦和天人之事也。

光為宰相韓琦等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狀曰：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緣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義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皇帝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明，擁天地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即位以來，仁施澤浹，九族既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陛下受命先帝，躬承聖統，願以大義，後其私恩，慎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相，實聞國論，謂當考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等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大夫人王氏、襄國大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陳其當，以時施行。

先與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典禮。狀曰：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

其父母。傳曰。何以謂也。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又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齒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篤而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躋承祧。光有天下。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靈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以謂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

大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光又論濮安懿王稱安懿皇。疏曰。臣聞諸道路。未知信否。或言朝廷欲追尊濮安懿王為安懿皇。審或如此。切恐不可。陛下既為仁宗後。於禮不當顧私親。臣先時言之以熟。不敢復煩聖聽。今臣不知陛下之意。固欲追尊濮王邪。前世帝王以旁支入繼。追尊其父為皇者。自漢哀帝為始。其後安帝。桓帝。靈帝亦為之。東帝追尊其父。定陶恭王為恭皇。今若追尊濮安懿王為安懿皇。是正用哀帝之法也。陛下有堯舜禹湯。不以為法。而法漢之昏主。安足以為榮乎。仁宗恩澤在人。淪於骨髓。海內之心。所以歸附陛下者。為親受仁宗之命。為之子也。今陛下既得天下。乃加尊號於濮王。海內聞之。孰不解躋。又安足以為利乎。夫生育之恩。昊天罔極。誰能忘之。陛下不忘濮王之恩。在陛下之中心。不在此外飾虛名也。孝子愛親。則祭之以禮。今以非禮之

虛名加於濮王而祭之。其於濮王果有何益乎。三者無一可而陛下行之。臣切慮之。此蓋政府一二臣自以鄉者建議之失。已負天下之重。苟欲文過遂非。不顧於陛下之德。有所虧損。陛下從而聽之。臣切以為過矣。臣又聞政府之謀。欲託以皇太后手書。及不稱考而稱親。雖復巧飾百端。要之為負先帝之恩。虧陛下之義。違聖人之禮。失四海之心。政府之臣。祇能自欺。安能欺皇天上帝與天下之人乎。臣願陛下急罷此議。勿使流聞達於四方。則天下幸甚。臣今雖不為諫官。然曷日已曾奏聞。身備近臣。遇國家有大得失。不敢不言。

四年五月。光入乞宰臣押班。一依舊制。疏曰。臣伏觀五月七日敕文。准四日手詔。今後宰臣赴文德殿押班。自春分後。或遇辰牌上。秋分後。遇辰正牌上。乘拱殿視事未退。止令傳報宰臣。更不過令御史臺一面放班。餘日並依祥符敕命。指揮永為定制。所有前降下太常禮

院詳定文字。更不施行者。臣竊見從來乘拱殿視事。比至中書樞密院。及其餘臣寮奏事。畢。春分以後。少有不過辰初。秋分以後。少有不過辰正。陛下臨御以來。惟近因服藥。曾於辰牌以前。駕起入內。自餘皆在辰牌以後。然則自今以往。無事之日。宰臣永不赴文德殿押班也。臣竊惟文德殿為天子正衙。宰臣為百寮師率。百寮既在彼常朝。則宰臣理當押班。斯乃前世之舊規。自祖宗以來。未之或改。今陛下即政之始。事非有大利害者。恐未須更張。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令宰臣一依國朝舊制押班。若陛下以前者。已降手詔。必欲限以時刻者。即乞自春分後。遇辰牌上。秋分後。遇巳牌上。並依本月四日指揮施行。猶庶幾此禮不至遂廢。

皇朝通志卷之百十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十九



